

电影文学剧本

十級浪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307·314艦创作组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

6

电影文学剧本

十 級 浪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东海舰队

307·314 艦创作組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內 容 提 要

807号軍艦完成了三个月的运输任务,准备在上海过春节。临时又接受了新的出航任务:要把青島化工厂在上海制造的一部分主要机器载运到青島去,支援化工厂及时开工生产。軍艦在中途意外地遭遇到了超过艦只耐波力的十級风浪。为了让化工厂馬上投入生产,在充分研究了一切有利条件、訂出各种必要措施以后,党支委会决定軍艦繼續前进。经过一日一夜与风浪搏斗,终于战胜风浪,如期完成任务。剧本有力地表现了人民海軍乘风破浪、創造奇迹的英雄气概以及他們支援社会主义建設的坚强意志。

十 級 浪

著 作 者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軍东海艦队
307·314 艦 創 作 組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營業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中和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張: 3 1/4 字數: 58,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6,000册

統一書号: 10078·0857

定 价: (八) 0.28元

前 言

一九五八年,是我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也是我国文学艺术大跃进的一年。在这不平凡的一年里,工农业生产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文学艺术也获得了大丰收。文艺创作的大丰收,正是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是中国人民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集中表现。

一九五八年文艺创作的发展,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群众业余创作的高涨和繁荣。在这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代里,千百万劳动人民以热烈的革命激情,用各种文艺形式歌颂惊天动地的变革和伟大的党!最突出的表现是作为共产主义文学萌芽的新民歌的大量涌现,《上海民歌选》的出版,成了文艺园地开放出的一朵最鲜艳的大红花。群众业余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的出版,也是群众文艺空前繁荣的一个鲜明的标志。此次出版的群众业余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有:《香飘万里》、《海上巨龙》、《不屈的人》、《红旗万岁》、《地下运输兵》、《初捷》、《十级浪》……等。这是去年上海群众文艺丰硕的果实的一部分。

这些来自群众的电影文学剧本,由于来自生活的各个

方面，因而題材新鮮而多樣；由於作者大都是這些故事的參與者，對於所描寫的生活和人物比較熟悉，因而這些作品就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朴素的風格。例如《不屈的人》是寫抗日戰爭時期蘇北抗日根據地對敵鬥爭的英雄事跡，作品比較成功地塑造了一個英勇不屈的女區委書記的光輝形象。《紅旗萬歲》通過了上海水泥廠的護廠鬥爭的故事，相當廣闊深入地表現了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前夕復雜尖銳的階級鬥爭場面，以及動蕩而急劇變化的時代氣氛，並寫出了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的成長。《香飄萬里》是商業採購員之歌，題材新鮮別致。劇本中寫了一個商業供應站採購小組，為了供應工業原料上的急需，不避艱險，跋涉萬里，進入邊陲深山叢莽中，嘗盡千辛萬苦，經歷種種波折，最後終於找到了所需要的香料，表現了我國商業工作者的共產主義風格。其他的許多劇本，反映了不同的歷史時期的革命鬥爭面貌和一九五八年以來生產戰綫上的大躍進的事跡。這些比較優秀的電影劇本，一般都能比較真實而生動地写出了一些歷史上和今天的先進人物，刻劃了這些先進人物的思想風貌和英雄性格。因而就使得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它將鼓舞人們更加英勇和豪邁地從事創造性的勞動。這樣，它們的出版，對廣大讀者來說，或者也是有所裨益的吧。

這些電影劇本的作者，包括機關幹部、解放軍的官兵、工廠的職工、高等學校的學生等。他們昨天還僅僅是電影的觀眾哩，今天却写出了一本本電影劇本來，作為電影劇

本的作者了，這真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人們決不應等閑視之。電影文學劇本，乃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文藝形式，它對於一般專業作家來說，都是比較陌生的，至於群眾業余作者，就更不敢問津了。去年，在黨的總路線光輝照耀下，在生產大躍進的有利形勢的影響和推動下，在中共上海市委的大力號召和直接領導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條戰綫各方面的廣大業余作者（其中一部分是老幹部），熱烈地響應了市委的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勇敢的拿起筆來。他們在各單位黨委的直接領導和關懷下，或者組織創作小組進行集體創作，或者個人創作，發揮了革命的幹勁和鉅勁，在專業人員的輔導幫助下，先後寫出了各種題材的電影文學劇本一百多部。此次編選出版的幾本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這一事實，可以說明群眾業余作者不僅可以掌握詩歌、散文、小說等文藝形式，也可以掌握象電影劇本這樣比較困難的文藝形式。它告訴人們，只要勇于學習和嘗試，業余作者可以逐步掌握一切的文藝形式。

當然，此次編選出版的幾本群眾創作的電影劇本，不是沒有缺點的，更不能說它們是已經完美和成熟了的作品。我們說這幾本電影劇本是比較優秀的，在思想性和藝術上給予一定的評價，只是就群眾業余創作這一範圍來說的。怎麼能夠沒有缺點呢？首先，這是群眾的業余創作，其次，這是業余作者們對電影劇本的第一次嘗試。由於文學修養和寫作技巧上的限制，這些電影劇本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存在

着一些缺点,甚至是比较严重的缺点,那也是很自然的,毫不足怪的。誰能“一步登天”呢?

但是,业余作者們的电影剧本的出版,使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人們既然在第一次尝试就能写出一些比較好的电影剧本来,那么,只要他們今后能够努力学习馬列主义,提高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对生活的观察、分析和理解的能力,并在創作实践中努力学习掌握写作技巧,经过相当的时间,他們就一定能够写出更好的电影剧本。

汽笛声。

一艘中型登陆舰在长江里航行。后甲板抽掉了，坦克仓里满满地装着货包，货包的封皮上印着：“皮棉，毛重××斤，运往上海。”

舰首浪花如雪。锚孔旁的舷板上漆着军舰的番号：“807”。

指挥台上，大尉舰长刘广顺在指挥航行。一个少尉值更官守在话筒旁边，传达着他的口令。大尉政委赵青云伏在海图桌上看看江图，向刘舰长说：

“老刘，再有五个半小时就到家了。”

刘舰长点点头，笑道：“政委，你要操船就快点来，等会进港是我的事，可别说我不给你机会。”

赵政委走过来说：“好，我就再上一课，你这个舰长可要给我保着鑣啊！”

赵政委站在舰长的位置上，注视着前方航道，他发现一只商船从对面驶来，发出舵令：“右15度。”商船向军舰低旗敬礼，赵政委又命令道：“还礼！”

值更信号兵低下了国旗，商船从軍艦的左舷驶过。

赵政委又喊了“正舵！”然后向站在他身边的刘艦长說：“老刘，你說我能不能学会操船？”

刘艦长說：“这不是已經学会了嗎？你脑子比我好，三个月比我半年会的还多。这下子可好了，政委学会操船，以后我生个病什么的，可以放心去住医院了，哈哈！”

赵政委看他一眼說：“你这个家伙，怎么不往好处想？”

这时前甲板上一片欢笑。刘艦长往下看，原来是許多水兵向岸上打着招呼，刘艦长走到指揮台左边窗口，看見江岸上有十几个孩子在追着軍艦奔跑。一个个都穿着新衣服，有的还把燃着的爆竹扔向軍艦，剛剛出手就爆炸了。稍远的田地里，一大群男女农民正在田間操作，这时也停下工作，向軍艦招手欢呼。

刘艦长回身笑道：“明天就是春节了。今年算赶得巧，三个月运输任务結束，到家正好是大年三十。我說政委同志，这三个月运输加上訓練，同志們够辛苦的了，这个春节可要好好过一过呀！”

赵政委說：“是啊，俱乐部早安排下了。老刘，还是你来操船，我再下去看看。”

前甲板。枪炮兵王东海倚在左舷栏杆上，望着江岸上逐渐远去的那些儿童出神。另一个枪炮兵林小虎走过来，朝他肩膀上拍一下說：“小鬼，想家了吧？”

王东海坚决反攻：“去，你才是小鬼，你才想家！”

林小虎是有办法的：“我想家我承認，可那是去年的事了。”

王东海說不过他，臉紅了，他說：“我不和你混扯，我問你，你說过暈船怎么怎么厉害，我上船十几天了，怎么一点不暈呢？”

林小虎哈哈大笑：“在长江里暈什么船？你到海里去試試看。上个月我們从連云港运鉄砂回来，遇上了六級风。这么大一条船，就跟簸箕里的豆子一样，叫人家篩过来篩过去，一点办法也沒有……”

“你吐了吧？”

“我？”林小虎也臉紅了。

“你！”王东海乘势追击。

“我吐了我承認，怎么样？”

“光能承認算什么本事！小虎，我問你。你說风要是很大很大，能把船吹翻嗎？”

“不会的，王东海。咱們这条艦这么大，又是平底，多大的风也翻不了！”

忽然背后有人笑道：“是誰在这里胡吹牛？”他俩回头一看，原来是中尉观通长胡永祥。笑容滿面，情緒很好。他向这两个小水兵說：“就因为平底，才經不起大风，要知道船的耐波力和它的吃水深度是成正比的。咱們这条艦的耐波力是七級，也就是說，只要风力不到七級，就沒有危險，懂嗎？”

两个水兵点点头。胡永祥又說：“海軍是一个科学兵种，你們学海軍也就是学科学。不懂就要問。千万不能不懂装懂，害了自己又害別人！”

胡永祥向报房走去。林小虎伸伸舌头，低声說：“咱們观通长頂有学問，大学生都赶不上他！”

王东海說：“我看他总是板着个臉，今天怎么这样通泰？”

林小虎說：“傻瓜，这不是快到家了嗎？”

水兵住仓傳來一陣击打竹板的声音，林小虎拉着王东海說：“快跑，晚上开晚会，咱們班长要練習新快板了！”

水兵住仓。几个水兵正把剪好的白字釘在一块紅布条上。这一行字是：“欢度一九五七年春节”。

赵政委坐在一張床上，枪炮班长邓宝成手拿竹板站在对面，背后圍着一圈水兵。邓宝成敲打了一陣竹板，向大家声明說：“先定定弦。”接着一面打板，一面用各种高低不同的声調唱着“說的是……”。每唱一句就搖一搖頭，最后說：“今天这板有毛病，老定不准弦。”赵政委和水兵們哄笑起来。邓宝成又說：“說真的，政委。我和报务班陆洪宝編了一段新詞，准备今天晚上說的，你先給听听好嗎？”赵政委点点头。邓宝成叫道：“林小虎！”林小虎剛拉着王东海从人圈里鉆出来，听见叫他，連忙应道：“到！”邓宝成說：“快到报房去，把陆洪宝請来！”林小虎复誦道：“是，把二宝請来！”轉身又挤出去了。

赵政委笑着問道：“邓宝成，二宝是什么意思，难道还有个大宝嗎？”旁边有人向邓宝成嗽一嗽嘴，赵政委假作恍然大悟的神气說：“噢，原来是这么回事！”邓宝成連忙分辯說：“政委，你別听他們胡謔，根本就沒有什么大宝、二宝！”群众又哄然大笑。

林小虎和陆洪宝在水兵住仓的鉄梯上剛一露面，許多水兵就喧鬧起来：“来了！”“二宝来了！”給他們讓开一条路。

邓宝成把一副竹板遞給陆洪宝說：“洪宝，政委叫咱們把早晨編的那个段子練一練。”

“那好啊。”陆洪宝敲几下板子，清一清喉嚨，忽然又停下来郑重地声明道：“有人說我們这是耍活宝，我一百个反对！堂堂水兵怎么会是活宝呢？咱們先說下，今天这个段子只准你們听，不准你們笑。要不……，反正我不当活宝！”

他这段声明是带着气說的，本来并不可笑，可是群众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的每一句話还是引起了一場哄笑，好容易才說完了。这使他很不滿意。

赵政委听懂了他的意思，笑道：“你这是在哪儿吃了炮药，跑到这儿来拿大伙撒气？准听不准笑，有这样霸道的演員嗎？陆洪宝，你不要听那些閑話，既然是文娛委員，就有責任把文娛活动搞好。活宝也不錯嘛！既是寶貝，又是活的，人人見了喜欢，有什么不好？”

水兵們笑了，陆洪宝也笑了。赵政委接着說：“同志們，这三个月咱們过得不錯。今天回到上海，要热熱鬧鬧地过

个春节,然后再总结一下工作,准备迎接新的训练任务。今天这个晚会一定要开好,把好节目都拿出来……”

人丛里有人问道:“政委,你呢?”

赵政委笑道:“我吗?当然要出节目。你们等着瞧吧,我也想争取当上个‘活宝’呢!”

群众又大笑起来。赵政委看看表,站起来向邓宝成和陆洪宝说:“你们先练着,我到别处看看,等会儿再来听你们的。”

赵政委来到舵房,航海班长叶康龄正在聚精会神地操舵。几个航海兵围着一张毛笔写的大字歌页,低声哼唱着。赵政委走过去看看,歌曲的名字是“夜航”。他跟着哼了两句,问道:“是谁写的?”一个航海兵说:“我们班长。政委,今晚我们唱这个歌,你说行吗?”赵政委说:“怎么不行?写的很好嘛!”班长叶康龄回过头来看看政委,腼腆地摇摇头。

轮机仓里,机声震耳,灯火通明。机电长韩兴国在小黑板上写道:“有人提議:靠好碼頭立即檢修機器,搞完再放假。同意的举手!”

正在工作的机电兵们看看小黑板,一个个举起手来。韩兴国作个手势,叫大家把手放下,向大家点点头微笑。

赵政委沿着梯子下来,韩兴国指指大家,向赵政委作个手势,表示一切正常。赵政委点点头,韩兴国又把赵政委引

到小黑板跟前，請他看兩行字，并在下面寫道：“全體同意！”趙政委又點點頭，表示滿意。

趙政委指指大家，又指指韓興國，作個唱歌的姿勢，然後用詢問的神情望着韓興國。韓興國困惑地搖搖頭，表示不懂。趙政委對着韓興國的耳朵喊了一句什麼，他還是不懂。趙政委就拿起粉筆來寫道：“文娛節目”，後面畫了個大問號。韓興國連忙點頭，指指他的戰士，又指指自己，連吼帶舞，表示他們有不少節目，趙政委放心地笑了。

報房里。報務班長周信宗戴着耳機，坐在機器桌前值更。觀通長胡永祥打開了一隻皮箱，在收拾自己的東西。

周信宗收了一分報，向胡永祥說：“觀通長，支隊司令部問我們幾時進港……”胡永祥打斷他說：“我不是跟你說過嗎？你是報務班長，象這樣的事可以直接請示艦長，用不着問我。”周信宗笑道：“按級報告，這是組織手續嘛！”胡永祥說：“你放心，這種事你不向我報告，我決不會批評你。”

周信宗拿起電話話筒要話：“報房——指揮台！報房——指揮台！”

胡永祥摸摸下巴，發現胡鬚又長出來了，就提起暖瓶向外倉走去。

炊事房里，炊事班長大康正和中尉軍醫黃友文研究春節會餐。大康說：“軍醫，該买的菜我沿路都买下了，又便宜

又新鮮，錯不了！”黃友文說：“會餐的菜不在多，營養夠了就好，千萬可別浪費！”大康說：“這樣吧，軍醫，咱們一起配菜，營養歸你掌握。”黃友文說：“那好吧！”

胡永祥通過甬道，匆忙中被堆積的貨包絆了一下。他雙手抱着暖瓶，差一點跌倒，但小腿在壁角上碰着了，他卷起褲腿來看看，擦破了一點皮，嘴裏嘀咕道：“真討厭，到處都是貨，這到底是軍艦還是商船！”

胡永祥跨進炊事房，往暖瓶里灌開水。他看見黃友文也在那里，就說：“老黃，我的腿碰破了，你看怎麼辦？”

黃友文正在計算營養，以為他傷得很厲害，連忙過來檢查。看看只破了一點皮，又回去坐在桌子邊說：“這好辦，我房間里有紫藥水，你去擦點就是。”胡永祥提着暖瓶往外走，黃友文又在後面笑道：“小心別搞到臉上，那玩意兒不好洗，到家挨罵可別怪我。”胡永祥笑罵道：“去你的吧！”

胡永祥爬上梯子，走回報房，把開水倒一些在盆子里，開始往臉上塗肥皂。

趙政委走進來，看見胡永祥正在聚精會神地刮胡鬚，笑道：“對，是應該修理一下門面，不能叫人家有意見！”

胡永祥用腳把一只凳子往外移移說：“是政委，請坐。”趙政委坐下說：“觀通長，晚會節目沒問題吧？”

“这我倒不大清楚。”胡永祥說着，向周信宗問道：“你們准备了沒有？”

周信宗說：“放心吧，政委。我們陆洪宝是文娛委員，观通部門还能沒有节目？”

胡永祥仔細刮着下巴，不經意地說：“政委，今天的晚会我不参加了。”

赵政委說：“当然可以。——請玉清同志一起来玩玩不好嗎？”

胡永祥說：“算了吧，她也不大喜欢熱鬧。”

赵政委站起来說：“随你吧。对了，我剛从机仓来，机电部門决定一靠碼頭就檢修机器，搞完再分班放假，这个办法倒是不错。”

胡永祥洗着臉說：“他們当然吃力一些，我們观通部門机器都是新的，任何情况保証不出問題。”

“那就好啊。”赵政委走出去了。

周信宗說：“观通长，这回机器一連工作了三个月，咱們也彻底檢修一次吧？”

胡永祥使勁用毛巾擦着臉，不耐煩地說：“过节，过节！有什么事过了节再說！”

軍艦已經駛进黃浦江，船只来往如梭，两岸烟囱林立。

林小虎和王东海在甲板上，兴奋地指点着岸上的景物。林小虎頑皮地叫道：“各位旅客請注意！現在輪船已經到达

我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港。旅客下船不要拥挤，不要忘记拿别人的东西……”忽然看见赵政委从远处走来，连忙抿住嘴，转身倚在栏杆上，假装看下面船只。王东海在他身旁，忍不住嘿嘿地发笑。

赵政委都听见了，走过来打了林小虎一拳，笑道：“你这个小鬼！”又向王东海问道：“王东海，当海军好不好？”王东海说：“好！”赵政委又问：“怎么好？”王东海想一想，红着脸说：“保卫祖国好！”赵政委笑了，又问道：“想家吗？”王东海摇摇头。赵政委说：“今天到我家去吃年饭，回来参加晚会。”王东海低着头，只是笑。赵政委说：“怎么，还抹不开脸吗？林小虎，我把他交给你，你陪他到我家去。”林小虎一本正经地立正回答：“是，我陪他去！”

赵政委走进指挥台，向刘舰长说：“晚会准备的不错。老刘，晚饭到我家去吃吧！”刘舰长笑道：“你们一家子团团圆圆，我去算老几呀！”赵政委说：“你胡扯些什么！真的，去吧！我还邀了王东海和林小虎呢。”刘舰长说：“谢谢，谢谢，今天我真的不能去。航海部门和机电部门赛球，要拉我当裁判，我就在家带着小伙子们玩一玩吧！”

军舰右舷驶过一座纺织工厂，刘舰长说：“这就是领袖同志她们那个厂吧？”赵政委说：“不是，她们厂早过了。”刘舰长说：“咱们运来这么些棉花，工厂不愁原料，领袖同志该高兴了。”赵政委说：“这首先要感谢你们那一位。”刘舰长不